

我的柏拉图

韩东小说集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副姿势

动作可能就是眼皮眨巴。也

意志？也许他什么都没读

印着学生的姓名及学号。王红

下男多女少，星号印在女生

名字，并认为各运动

果时

一个女

退之所在。他教的这门

他只有让自己觉得爱上

不得的。因此他总是

形容她，而是说她

所有的人都而且

游戏的。部分这

的铃声

一点，以往

大的孩子四环

楚全主编

断裂丛书

第②卷

断裂丛书
第②辑
楚尘主编

我的柏拉图

韩东小说集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柏拉图/韩东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0

(断裂丛书/楚尘主编)

ISBN 7-5613-2107-4

I. 我... II. 韩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0284 号

图书代号:ZZ175500

断裂丛书 主编/楚尘

——我的柏拉图

韩东 著

责任编辑:周 宏

装帧设计:欧 宁

出版发行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

邮编 710062)

印 刷:九州财鑫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10.5

字 数:240千字

版 次:2000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613-2107-4/I·209

定 价:全四册 76.00 元

我的中篇小说(序)

韩东

《我的柏拉图》是一本中篇小说集,收入了我的九个中篇小说。

我自九四年以来,至今共完成了十二个中篇,其中有三个没有收入本小说集中,自然是各有原因。《三人行》是我的第一个中篇,篇幅也是迄今为止我的小说中最长的,有五万多字。当时是应《钟山》杂志约稿,在压力之下勉强进行。一来由于没有写作中篇的经验,二来,时间紧迫,因此这篇东西尽管评论界反应热烈,我本人却极为不满。发表后我几乎无颜重读,唯一的愿望就是被读者尽快忘却。

《障碍》是我的第二个中篇,自己比较满意,但被谈论的太多,几乎形成某种关于我小说风格和主题的定论,这相当危险。就像当年《有关大雁塔》发表以后,我的诗歌写作似乎再无意义。尽管我自认为诗越写越好,别人却不买帐。由此我知道所谓“代表作”的有力和可怕。放弃《障碍》说明了我这方面必要的警惕。

2 我的柏拉图

另一个中篇《杨惠燕》我非常喜欢，说珍爱也不为过。没有将它编入小说集中纯粹是由于个人原因。这篇小说甚至也没有在国内的期刊上发表过，我曾将它投给《收获》杂志，临编发时硬是被我抽回。如今它存在我的电脑里，实际读者不会超过十人。

我自认为我的中篇小说要强于短篇，三万字左右是最适合于我的篇幅。即便如此，我的中篇也不很多，平均每年两个不到。满意的和不满意的各占一半。也就是说每年我只能写一个满意的中篇。我满意的中篇除上面提到的《障碍》、《杨惠燕》，还有编入本书中的《同窗共读》、《我的柏拉图》、《古杰明传》、《花花传奇》、《革命者、穷人和外国女郎》。这样算来还是满意的较多。我最不满意的是《三人行》，其余各篇虽有精彩之处，但最主要的还是遗憾。

《美元硬过人民币》在我写这篇序文时尚未最后完成，因此不知道它会令我满意，或是不满？总之，我的“失败之作”大都出现在写作中篇的前几年，越往后我越有把握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成功率”越高。

在被编入的九个中篇中，除《同窗共读》曾被收入我其它的小说集，另外八篇皆是首次结集。《交叉跑动》曾被收入同名的诗文中，但后来对这篇小说我做了全面修改。

将《我的柏拉图》定为书名，一是这个名字之外，其它各篇的题目作为书名皆不够理想，二来《我的柏拉图》也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。

迄今为止，我写了十二个中篇。具体地说，我写了几个无聊的城市青年、两个猥琐的男人和一个无辜的女人、一个卑微的怀春少女、一个苦难的文人及他的死亡、一个垂危的病人及她的死、一对绝望的恋人、一场无意义的骚乱、一个痛苦的单恋者、一个死囚、一只微不足道的动物、一个丧失名誉与前途的人、一个

婚姻的失败者和一个精神胜利的单身汉。可见我的人物皆是穷途末路者，身份卑微，精神痛苦。我以为得意的人是特别乏味的。

与其说我关注的是存在问题，还不如说我关注的是情感。爱情、男女之情、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动物间的感情是我写作的动因，也是我基本的主题。有时，生存的情感被抽象为关系。对关系的梳理和编织是我特殊的兴趣所在。在处理心理现实时我不能满足于所谓的“意识流”。我认为只有在关系的设置和变化中心理研究才能达到“分子”水平。

在形式创新上我并无过分的野心。我喜欢单纯的质地、明晰有效的线性语言、透明的从各个方向都能了望的故事及其核心。喜欢着力于一点，集中精力，叙述上力图简略、超然。另外我还喜欢挖苦和戏剧性的效果。当然平易、流畅、直接和尖锐也是我孜孜以求的。

我的小说写作有很大的问题，甚至是根本的问题。但这些问题与评论界和传媒的谈论显然无关。“个人化”、“欲望写作”、“游走”、“消解深度”和“日常生活”诸如此类的概念不是我的发明，我也从未使用过。人们可以批评我的小说，但这些批评与我对自己的质疑是毫无关系的，至少目前尚看不到重合或部分重合的迹象。另有一点，别人对我的写作尽可以大加挑剔，但并不能伪装成那是我的意思，或者是我思想自然或逻辑的延伸。我反对人们强加我任何思想，哪怕是伟大的了不起的思想。

我的根本问题，简言之就是：写作与真理的关系。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前，我所有的努力都可能是虚假的和没有意义的。这是另一个题目，在此不赘。

2000.3.29

目 次

我的中篇小说(序).....	1
同窗共读.....	1
小东的画书.....	45
交叉跑动.....	85
在码头.....	115
我的柏拉图.....	155
古杰明传.....	199
花花传奇.....	227
革命者、穷人和外国女郎.....	267
美元硬过人民币.....	293

同窗共读

既看见你
也看见他
但你们二人
不能相互看见
中间是一面墙
一颗树
或一阵烟雾
我在墙的纵面
树的上面
我就是白雾本身

——《看》

一，苏青

我比她们迟到两个月。九月分开学，我十一月到校，因为在

2 我的柏拉图

家生病了，拉痢疾。我别无选择地住进了 328。据说在我进来以前已有两批人搬出去了。我进来一看，条件也不是很差，甚至还挺好，离楼梯很近，在楼道的中间部分，既不靠水房也不靠厕所。水房和厕所分别设在楼道的两头，离 328 远着呢。我们宿舍里一共四个人（加上我），另有四张空铺。搬走的那些人是因为和苏青、蔡冬冬合不来。她俩是一块儿从浪碧来的，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她们就在一块儿了。别人和她们处不好，也没有她们漂亮。蔡冬冬的个子有一米六六，六七，苏青的个子大概有一米七零。两个人也不理别人，只顾自己成天在一起说话，别人就忍受不了啦！

我到校的那天是晚上，苏青已经睡下了。我和她打了一个招呼。我听说她是班长，可几天以后她就被撤了。她好像在生病，发热什么的。我和她打招呼，她也点点头。我说：“你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没事儿。”我给苏青倒了一杯开水，放在桌子上。她说：“谢谢。”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她的病似乎好了，也不和我说话，好像忘了昨天晚上的事儿，一副挺骄傲的样子。她显然不需要我，显然是在表明这一点。

我刚来，挺孤独的，倒是很想和别人接触，和她们认识的。她们反正没有这个需要，也不觉得你有这个需要，或者你有没有这个需要也不是她们的事儿。她们两个好得不得了，讲的那些事儿我也听不懂。杜玉果是农村来的，苏青对待她的态度就像主人对待奴仆。实际上她也就是苏青的一条狗，使唤来使唤去的，感觉还挺美，总是跟别人说“青青”，青青长青青短，青青怎么说什么的。虽然苏青不把她当一回事儿，她还是要跟在后面，对这个位置挺满意的。

苏青、蔡冬冬不和别的女生玩，但和男生打得火热。我刚一人学就发现，328 寝室里成天都坐着男生，每天如此，只要是没

课或者星期天,你还没起床呢他们人就已经到了,甚至都坐到你的床上来了,压着了你的被子。当时我产生了错觉,以为男孩子挺多的。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五百个女生,才有十七名男生。可在328寝室里却是男孩多女孩少。

他们一来就围着苏青和蔡冬冬。到后来蔡冬冬接待他们的时候都不起床了。她半卧在床上和他们说话。我一般见他们一到就收拾收拾书本,到教室去,一待就是一天。根本回不去。知道回去他们肯定还在那儿。我在教室看书,实际上也看不下去。但你不进教室还不行。反正宿舍里是满的,他们在那儿过日子。你早晨起来的时候,他们人已经在那儿了。你就是被他们吵醒的。你说:“对不起,请你们出去三分钟,我得穿衣服。”他们就出去了,站在走廊上,没到三分钟就敲门。你说:“好啦,进来吧。”他们哗地一下全进来了。你洗脸、刷牙、冲奶粉,他们也不理你,就在那儿聊。你下楼、去教室看书,中午直接从教室去食堂,吃午饭。如果你实在想睡午觉,还得跟他们说:“请你们先出去一下,等我躺下再进来。”你叫他们出去他们就出去,倒是挺合作的,弄得你反倒内疚起来。然后你说:“我躺好了。”他们就又进来。他们不理你,也不管你是不是在睡觉就在那儿说话。

我自然睡不着,就在床上听。隔着蚊帐,像垂帘听政似的。只言片语,你听也听不明白。一来我去得迟,人还认不全,再者,他们说的那些东西就有某种神秘感,加上只有他们之间才能理解的一些“黑话”……。有时候他们的话就说半截,大家全明白了。有时候他们把一个普通的词重复再三,你还是无法了解其中的奥妙。我很难过,也很想加入进去,很想知道他们到底说的是什么。可没人会理睬你。要接纳你首先得得到苏青和蔡冬冬的同意。如果她们不愿接纳你,把你当成外人的话,你也没任何办法。

晚上,这伙人终于走了,你就听苏青和蔡冬冬在那儿说,还是没有你的事儿。她两个依然说得很神秘,很吸引人。

当时,我老是听她们说起一个叫曾伟的,我就知道,在那伙男孩里肯定有一个叫这个名字,但到底是谁,我一直不知道。很长时间,有一两个月吧,我始终不知道谁是曾伟。曾伟在他们中间,我就是对不上号。好象苏青在和曾伟分手,在我入学以前他们已经谈了两个月了。

晚上我听苏青对蔡冬冬说:“我都活了十八年了,没他不是照样儿吗?”后来有一个男生上来传话,说曾伟不想读了,在寝室里烧书。让苏青去劝劝曾伟,她不去。报信的人噤噤噤噤就下去了。待一会儿,咚咚咚又上来,说点什么。那种感觉就是,即便他们不成天待在328,也是随时随地可以进来的。那就是他们自个儿的家,他们的据点,随时随地有各种消息在那儿传播。有时候站在楼下喊,有时候跑上来串个门再下去,进来门也不必敲。大家的地方,谁都可以来,并不是说那是我们四个人的宿舍。没那种感觉。所有的人都是里面的主人。

有时候他们也不上来,就在楼下。我们的宿舍楼只有两层,是以前顺德村的一个村办工厂的仓库改的,整个学校都是买的他们的厂房。他们一伙人就抱着吉它在下面唱歌,还挺浪漫的。他们唱罗大佑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,有时候也唱郑智化、黎明的歌。完了他们还得说,这首歌是献给哪间寝室、哪个人的。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的歌都是献给我们328的,不是献给苏青的就是献给蔡冬冬的。有时候下面一伙人在唱歌,里面还坐着一伙人。

时间一长,我觉得挺受不了的。离家又远,又没有朋友,甚至也不能待在宿舍里(那不是你的宿舍),你只能到教室去。还经常停电,一周准有两个晚上得点蜡烛。学校又不肯买发电机。我们的电是由顺德村供应的,它一农忙、一灌溉我们用电就保证

不了了。但是你得给钱。给很多钱以后，电马上就来。

328 后来被他们称做“情人岛”，谁谈恋爱谈晚了，或者和同寝室的人闹矛盾不愿回去了，就到 328 来住。谁都可以去住，反正八张铺位有四张空着。宿舍里成天川流不息，但是和你又没有关系。

说到底，苏青和蔡冬冬也不一样。蔡冬冬就是成天臭美得要命。当时我们都很穷，没什么钱，总是用很少的钱去买很便宜的衣服穿。蔡冬冬身材不错，她穿什么都好看。那伙人都哄着她，说她是 queen(女皇)。她有时候也和我们说话。她会说：“他们都说我是 queen，你们说我像不像？”一面还站在凳子上顾影自怜的。我也不好得罪她，就问：“谁说的呀？……有那么点儿吧。”

凭心而论，蔡冬冬真的不能算有多么漂亮。但也绝不难看。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，长发披肩，但有不少白头发，少白头嘛。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那么良好的自我感觉，臭美得要命。她和郭洪涛谈恋爱，郭洪涛绝对地低三下四。蔡冬冬尽量表现她的 queen 作风，几乎天天得和郭洪涛打架。他们谈恋爱就是打架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内容。而打架最后也是一种格局，蔡冬冬大发雷霆，郭洪涛在边上一直赔笑脸、讲好话。要说常驻 328 的那就数郭洪涛，他不是在里面就是在外边。有时候被蔡冬冬赶出去了，没办法，就在外面，他也不走。蔡冬冬在里面也知道他没走，就是不理他。过一会儿，或者是苏青回来了，或者是怎么的找个机会他又蹭进来，给蔡冬冬赔不是。都是这样的。我们也看腻了。

苏青不一样，她显然比蔡冬冬要成熟。她比蔡冬冬大一岁。其实他俩都没我大。我是七二年头的，苏青七二年底，蔡冬冬是七三年的。比如蔡冬冬回家了，或者有事儿不在，苏青也会和你

说话,而且她绝不说蔡冬冬的好话。她会说:“那孩子太野了,不懂事儿。我是没办法才和她在一块儿的。”小时候她们就在一起,家里也互相认识。“来的时候,她妈把她托付给我,我是受托于人……。”听她这样讲,可蔡冬冬一回来,她俩一在一块儿又好得不得了,就像看不见我们了一样。

当时寝室里发生了几件事,虽然都是小事儿,但闹得气氛挺紧张的。我丢了七十块钱,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杜玉果的刚发下来的一叠菜票也丢了。停电了,等我们点上蜡烛桌上的那叠菜票就没有了。杜玉果报告了学校,也来人查过,后来就不了了之了。

有一天我把午饭打上来吃。那天有鱼,我把鱼骨头吐在地上。苏青吃好了坐在上铺上织毛衣,她说:“没见我把地刚扫啦?”我说:“吃完了,我再扫嘛。”苏青说:“当然得你扫啊,你不扫谁扫呀。我是说我刚扫过,不是扫好了让你吐鱼刺的。”

苏青很漂亮,我觉得比蔡冬冬要漂亮,皮肤很白,眼睛圆圆的,严肃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敢看她。她挺厉害的。就这么呛了几句,吃完了我把地一扫就去了教室。我越想越难过,心里憋得慌,觉得这日子没法过,328待不下去了。

我跑到看房子的汪大姐那儿要求换寝室。汪大姐一听说我要换宿舍顿时来了精神,两眼放光,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我也是憋急了,就把一些情况跟她说了。我说根本没法回寝室,男生成天都待在那儿。汪大姐叫人把杜玉果也叫来了,一块儿问我们。结果很自然地就成了状告苏青和蔡冬冬。杜玉果也抱怨。汪大姐就问曾伟他们每天是几点钟来的,什么时候离开的,是否发生过没走的情况,而且还让我们写下来,年月日,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
我觉得事情有点严重了。我不过是想调一间宿舍。后来我

就担心了。汪大姐又找了我们的辅导员姜卓,姜老太太。第二天在食堂里遇见苏青和蔡冬冬,她两个又说开了。苏青说:“我最烦的就是那种人,咱们328本来什么事儿都没有,气氛挺融洽的,难得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,我最烦那种人,鸡肠小肚的,跑去当耳报神。”一面说一面问蔡冬冬:“你烦不烦这种人?”蔡冬冬就说:“烦啊,我看她欠揍!”两人一问一答,也不朝我看,把人都气疯了。

寝室里只剩苏青和我的时候,我就问苏青:“苏青,今天你说那些话是不是冲我呀?”苏青说:“干吗要冲你呀,你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”我就把昨天找汪大姐要求调宿舍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对她说了。苏青听着,也不说话。

后来系里开始了解情况,分别找苏青、蔡冬冬、曾伟他们谈了话。姜老师对苏青和蔡冬冬的态度实际上是不一样的。蔡冬冬已无可救药,苏青还是可以挽救的。苏青当着姜卓的面从来不说半句。开始的时候她还当过几天班长,后来因为谈恋爱一些事儿实在当不下去了,才被撤掉的。苏青在老师面前的态度总是非常好的。蔡冬冬就不知道拐弯。所以在姜卓的眼睛里她俩是绝对不一样的。

甚至在寝室里苏青对我的态度也有变化。她对我表示好感,虽然没有明说出来,但还是让你感觉到了。比如你的梳子掉在地上了,她会帮你捡起来。你说什么话,她也附合。她在你定的题目下说一通,虽然表面看来谁也没有理睬谁。但我知道,只要我主动和她搭话,她一定会欢迎的。

其间苏青回了一趟家,她生病了,有几天不在学校。一天,蔡冬冬突然和我说起话来了,大骂苏青,说苏青不是个东西,把责任全推给她了。另外还讲了很多话,什么苏青在外面租房子啦,她和曾伟的那些事啦,都是我以前特别想知道的她们在一起

说的那些事儿、那些人。我们在一起又讲了几次话，冬冬就和我成了朋友。

二，蔡冬冬

她不是她爸爸妈妈生的。她现在的妈妈其实是她的姑姑。

他们都是从浪碧来的，她、青青、曾伟他们都是从那儿来的。九〇三所在浪碧，它下面还有一个飞机制造厂，有一万多工人。他们的父母要么是研究所的，要么是厂里的，反正他们都是那儿的子弟。很多人都是东北人的后代，家里都讲北方话。他们成群结队地到我们学校来上学，势力挺大的。经常回去，离理州只有四个小时的汽车路。我们学校在理州市郊，一条山沟里，原来是理州大学的大专部，后来独立出来，成立了顺德学院。据说本来是想办成女子大学的，后来进来了十七个男生，命名的事就搁下了。

冬冬现在的父母是九〇三所的，和青青的父母是同事。冬冬的亲生父亲年轻时不务正业，喜欢武术。他去少林寺拜过师，串游过不少地方，最后到了南京投奔他的姐姐。他姐姐、姐夫当时都在南航教书，是工农兵学员，毕业留校的。他们的运气很不错，姐夫当时还是南航的团委书记。冬冬的父亲到南京的第一天就因为打架被抓进去了。他对公安员说：我姐姐、姐夫是南航的什么什么人，一副很骄傲的样子。他姐姐、姐夫当时还没有结婚，这下子整个南航都知道了——后来他被带到了南航的保卫科，学校广播站对全校广播，说某某某人自称谁谁谁是他的姐夫，谁谁谁是他的姐姐，让他们听到广播后来领人。冬冬的父亲在南京闯了祸，闹得姐姐、姐夫很没脸。后来他就被打发回老家了，跟人学裁缝，在家乡小镇上开了一个裁缝铺，自食其力。看

他有一门手艺、有点钱,当地的一个农村姑娘经人说媒就跟了他,和他结了婚。然后他们就生了冬冬。后来又生了一个,冬冬有一个妹妹。

在冬冬的记忆中,他亲生父亲的脾气特别暴,动不动就揍她妈、揍她。她很小的时候就去捡柴禾,五岁以前就跑遍了他们家乡的小镇。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那地方还真的不小,她领着妹妹到处走,也没人管她们。

冬冬的姑姑也早有了孩子,先生了一个男孩,后来又生了个女的。女孩刚生下来不久,他们抱着她去看戏的,一块木头从楼上掉下来,把小孩砸死了。姑姑自然伤心得不得了,她还想再生一个。姑父说算了吧,年纪也不小了。姑姑就想在外面抱一个。后来一想,抱别人的还不如抱和自己有点血缘关系的,然后就想到了她弟弟的孩子。实际上他们准备抱的是冬冬的妹妹,是她妈自作主张,她觉得冬冬那孩子太苦了,五岁的年纪整天干这么多的活,她就想让他们把冬冬领走。

冬冬记得很小的时候,她姑父要来的前几天,她妈就对她说:“你要去过好日子了。过两天有一个人要来接你,你要拉着他的手,跟他叫爸爸。”她妈对她说了很多次。突然有一天就来了一个人,冬冬也没有叫他爸爸,就看着他。她妈很着急,对她说:“这是你爸爸。”然后就让冬冬拉着这个人去镇上逛。冬冬知道镇上所有的路,拉着姑父到处走,凡是她知道的地方都把姑父领去看了。就这么在镇上逛了两天,他姑父就决定把她带走了。

讲到这里,冬冬哭得一塌糊涂,说她真不敢想象她妈和她妹妹现在在过什么样的日子。从此她是交了好运了,家里宠得不得了,甚至比亲生的还宠。到底不是亲生的呀,他妈(也就是她姑姑)还骂过她几句,但没打过她。她爸爸,从小到大骂都没骂过她。她哥哥就不一样了,经常挨打挨骂。如果兄妹俩发生了

什么争执,肯定是她哥哥的错。

后来我发现冬冬不刷牙,也不洗脚。有一天我这么想了一下:唉,好像晚上她是不刷牙的吗?然后我就留心了。果然,冬冬晚上从来不刷牙,也很少洗脚。回寝室后鞋一蹬就上床睡觉,早上鞋一套就下去,去忙活她那些事儿。澡倒还洗,每周两次,洗脸洗脚就此全都免了。

到第二学期才给我们调宿舍。我和青青还是有缘,还在一块儿。冬冬被搞走了,到了328对面的宿舍。那里面七个优等生,都是好孩子,以前和冬冬就处不来。姜卓这样的安排是有意的。冬冬当然没法待,她老是往我们宿舍跑,不是找青青,而是找我。那次青青生病回来冬冬就不理她了,一直没有和她讲话。青青恨我恨得要命,认为是我挑唆的。她回去才几天?她一回来冬冬的态度就变了。青青有理由恨我,有理由这么怀疑,况且冬冬和我好得不得了。青青也不跟我讲话了。

冬冬老来找我,有时候很迟了就钻我的被窝,跟我一块儿睡。那我就逼她洗脚,“不洗脚你不准上来。”我还问过她:“你每天不刷牙啊?”冬冬说:“那不烦吗?”后来发展到几乎天天来钻我的被窝,我几乎每天和她睡一块儿。平时白天冬冬没事也到328来,还是328,在这儿吃饭,在这儿睡,对面就安了她的一张空铺。即便她睡在对面,一大早也会跑过来拼命地敲门。

理州的天气秋冬季干燥,春天雨季,特别潮湿。有一次一连下了四十七天的雨,并不是一直在下,但天一直阴着,四十七天里太阳没有露面。所有的东西上都长霉,衣服上、被子上都是一层霉。人在那种环境里简直要发疯。被窝你一天不睡都不行。天天睡还好,一天不睡就睡不进去了,里面长满了霉。家在理州的学生星期天也不敢回家。冬冬更是在我这里一睡就是五十多天。姜卓气得不行,说要求调宿舍的也是我,等把冬冬调走了我